

火候

□周天红



等一场雨

□李立军

男孩拿着把蓝色的雨伞坐在公交车上，他在等一场雨。事情是这样的。男孩以前出门从不带伞。一是在这个并不多雨的小城带伞略显多余，二是男孩觉得男的总带把伞出门有女人气，有损形象。

但男孩最近在下班的公交车上遇上个女孩。女孩总是比男孩晚一站上车，又早一站下车。女孩长发披肩，气质优雅。每次相遇，她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兰花清香，飘进男孩的心里。

男孩总不敢和女孩的目光对视，有时两人的目光无意中碰触，男孩就会迅速把目光移向窗外。但女孩下车后，男孩的目光会随着她的背影跟出很远、很远。

前几天，下班途中。突然下起了小雨，女孩没带伞，下车后眉头紧锁，无奈地把坤包挡在头上，钻进了密密的细雨中。

男孩心疼坏了，但也没办法。男孩觉得自己要是带着伞就好了，就可以打着伞把女孩送回家，也就有了搭讪的借口。

第二天，男孩就买了把折叠伞拎着。

可老天爷就像和男孩作对一样，自从拿了伞，一连好几天都是大晴天。坐在公交车上，男孩总觉得全车的人都在看他，好像说一个大小伙子，整天拎着把伞，像个女人一样。

有时，女孩也会扫一眼他手里的伞，然后微微一笑，似乎也在笑话他。

男孩想，等着吧，等着下雨我的机会就来了。

男孩下班上公交时，天就阴沉的了，远处还有隆隆的雷声，他按捺住心中的喜悦，忽然又担心起来，女孩下一站千万别有事上不了车呀！

当遥遥望见车窗外那个熟悉的身影时，男孩这才放心下来。当闻到女孩身上那淡淡的兰花香味时，男孩心里盘算，计划最起码成功了三分之一。之所以说是三分之一，因为他又开始担心了，外面虽然雷声滚滚，但就是没有雨点。要是女孩快下车时，雨还下不来就坏了。雨下不来伞就用不上，这借口就用不上，又白等了。

男孩心急如焚，心里默念，龙王爷爷，快下雨吧，快下雨吧，下了雨我天天给你龙王爷爷烧高香。

还好，离女孩下车还有两站地的时候，密集的细雨落了下来，正是他想要的那种不大不小的雨。

男孩心想，下起雨，计划就成功三分之二了。

女孩心里很高兴，用眼角扫了一下女孩，女孩正看着窗外的如帘细雨，眉头微皱。

女孩到站了。女孩下了车。女孩像上次一样，把坤包挡在头上就要往雨里钻。

时机已到。男孩跟着跳下车，迅速打开雨伞，罩住了女孩。彬彬有礼地说：“这么大的雨，你又没带伞，让我送你回家吧？”女孩抬头，四目相对。

女孩笑着说：“你不是还没到站吗？怎么也下来了？”男孩说：“我还有一站地就到了，离这不远。我送你再走回去也没多晚。”

女孩笑了，说：“你每天带把伞，就是在等这场雨吧？”男孩脸腾地就红了。男孩羞得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女孩看看男孩害羞的样子，轻声说：“其实，我也在等这场雨。”说完打开坤包，从里面拿出一把红色的折叠伞。

男孩愣了：“你，你这是……”

男孩笑了。女孩也笑了。蓝色的伞和红色的伞并肩融入进了细雨的春雨里。

董老师

□王永玺

我一参加工作，就和董姐坐对桌。

报到那天，年级主任介绍：这是董珊老师，咱们的老大姐，教学尖子，你要多向她请教。董姐温柔地笑笑说，她任高抬了，我还需要多向他们年轻人学习新知识呢。她的手法软的，暖暖的，传递着一股慈母般的温暖。

董姐白暂微胖，眉目清秀，说话细声慢语。五十多岁的人了，一点不显老。每天，她总是早早到校，给我们上课，她已把办公室搞得井井有条。大家不好意思，说董姐这些活以后留给我们干。她笑笑说，你们多事，我一人一口没负担，就当锻炼身体。

我听了愣愣。

这天我有意早来，见董姐正拿着抹布接电话：彤彤，你要慎重，不要贪图人家富有，关键看人品。手机里漏出来一个女生大咧咧的声音：妈，你老观念，我爸支持我，还答应结婚时送我一辆奥迪呢。董姐说，听我的，还是多了解一下再说吧，我忙呢。说着挂了手机，笑笑对我说，我女儿，在广东上班。说罢垂下眉，一脸凝重。

那段时间，我男朋友经常开车来接送我。一天，董姐问我：“小余，来接送你的是不是你对象呀？”我说：“是呀。”她说：“小伙子长得蛮精神，瞧他开着宝马，家境不错吧？”我说：“还行吧，他家开着纱厂，五万块钱。他许诺我结婚后做全取太太。”董姐慈祥地望着我，沉吟片刻说：“小余，工作不能丢。做人要自立，不能像藤似的攀着别人生存。”

我迎着董姐慈母般的眼光，感激地说：“董姐，你说我心里去了。”

这天高盈盈举着一张报纸嚷：快来看，董姐的画获奖了！我们凑上前看，是省报刊登的全省教育系统美术展获奖作品选。董姐的作品《翠竹》得了二等奖。画面上的翠竹挺拔青翠蓬勃向上，竹下一群毛茸茸的小鸡仔在觅食，神态各异非常可爱。我惊喜地说，哟，董姐还会这一手呀！

星期天，我想在家补补课，才想起昨天求董姐指导，教案被她带回家去了。董姐就租住在学校西边大杂院的两间小平房里，我骑上电瓶车一会就到了。屋里静悄悄，董姐正坐在沙发上看书，见我忙站起来招呼。小屋非常逼仄，没几件家具，收拾得整洁清爽。墙上镶挂着几幅她自己的画作，有翠竹、兰花、金鱼……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，里面又传出那女孩的声音：妈，爸患心脏病退居二线，那女人走了，爸说他担心你的晚年生活，想和你见个面谈……董姐立马红了脸，说：彤彤，别说了，妈只想平静地度过晚年，活一份尊严给自己。她说着挂了电话，冲我笑笑，笑容别有一丝勉强和苦涩。

我听了自然是一头雾水。转年春天单位体检，董姐查出子宫肌瘤住院手术。她没通知女儿，她的娘家侄子和外甥女风尘仆仆地从乡下赶来守护。望着躺在轮椅上洁白的床单上，一脸平静的董姐，大家心情都很沉重。董姐叮嘱侄子不要告诉爷爷奶奶，然后缓缓地走进手术室。那一刻我直想哭。

星期天，我和高盈盈相约一块去逛街。高盈盈说起董姐的好品位，我心里一动，问盈盈：那她为啥一个人生活啊？盈盈说，你不知道？董姐丈夫是她的高中同学，从高中追她到大学。他原是一中教师，后来靠一手好文章调到县委办公室，可后来一路高升，就把董姐甩了。

“董姐太仁义了，要是我，就不离，拖死他！这倒好，人家还排排场地升到市里工作了。董姐亏死了！”盈盈气愤地说。

“怎么董姐现在还没自己的房子吗？”我问。“据说男方给她雅苑小区150平方米的一套楼房，她嫌来路不明没要，甘愿净身出户。”我愕然。

两年后，董姐退休，回了农村父母那儿。

办公室里，新的话题一层层覆盖，但董姐如果一出现，话题总是置顶，大家都惦记着。今年五一，我结了婚，但没有辞去工作，而是比以前干得更尽心。



晒

□网道华 摄

聚会人不多，也就五六个人，但凑在一起七嘴八舌，无拘无束，都成了话唠。从儿时嘴上无毛到如今满头白发，大家慨叹着、珍惜着。老头子几十年没讲过粤语，但慢慢说起来，仍很地道，老师和同学们都称赞他。

那张11人的合影又被提起，原来他们都是排在班级前十名的品学兼优的学生。姚老师对学生可好了，自掏腰包让大家合影留念。姚老师说，得感谢艳芳照相馆，照相技术全国一流，不然也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好，惹得大家这么喜爱。范娟子又说，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广州时都到艳芳照相馆。

参观母校当然是聚会的重头戏。姚老师带我们去了校史馆，这张照片被珍藏着，全班同学的升学照也被珍藏着，王伍痴痴地看不够。他的名字，档案册赫然还在列。姚老师说，王伍，你补充下个人档案吧。虽然只是小学，却更令人难忘，补充一下你日后的升学、还有步入社会的事业轨迹。王伍调皮地说，这敢情好，小学是最宝贵的时光，小伍也能入青史。嘿嘿。

他写好后递给我看：写了在南京大学读完大学又读研；写了步入社会当上公务员，够简练的，一笔带过；然后写了业余从事文学创作，发表出版的主要篇目……我看完，对他会心一笑。

哇，还是个大作家呢！同学和姚老师都祝福他。大作家不算，就是个爱好。他憨憨笑着。其实，他的公务员是从科长做起，到厅长，又到了副市长，直到退休的。他没写。

我发现，这次还愿的故事，也属心理学范畴，蛮有价值的。遂书记之。

早一分钟不行，晚一分钟不行，要说刘三有的老爹能够找到刘三有，那可真是火候到了。

老爹是在一个桥洞里找到刘三有的。刘三有前脚刚进桥洞，老爹后脚就下来了。三有头发比那鸡窝还乱，胡子比玉米须子还长，一看就是糟了不少的罪。

眼看太阳偏西，天就要黑了。不急，老爹脚前脚后地把刘三有领进车站旁边的一家旅馆，先住下，明早坐客车回家，一切都来得及。老厨师的性格嘛，老爹做事儿一直都是这样，不温不火，讲究一个火候。

住进旅馆，老爹掂掂饭菜，刘三有放开了吃。那架势，谁都能看出来，一定是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一转眼，两大碗饭菜就下了肚，刘三有一不小心打了个饱嗝，顺手摸了摸肚皮，总算吃饱了。

吃饱了就好。老爹看了刘三有吃饭的样子。老爹已很少看到儿子吃饱的样子了。

吃饱了，老爹可就要说话了。早一分钟不行，晚一分钟不行，凡事都得讲究一个火候。老爹真是厨师出身。乡下人有句俗话：三句话不离本行。

乡下人办事最讲究火候。乡下最讲究火候的活儿，那就是厨师了。大火在灶台里烧得旺旺的，火苗子火星子直冒，什么时候放好作料，什么时候把菜倒下锅，什么时候把菜捞起锅，鱼要翻几回、鸡要放多少汤、肉要切多长多大的，不讲究火候不行，早不得，晚不得。早了，菜是生的，晚了菜就糊了。厨师那掌握火候的功力，不是一两天就能练出来的，手、眼睛和嘴巴都得用上，靠时间，靠经验，关键还得靠悟性。

刘三有悟性好，比他大哥悟性高多了。刘三有跟老爹才学了大半年手艺，白紫红紫，凉菜热菜，蒸菜汤菜，海里的河里的田里的，那都没大问题，简单的桌席一个人就能应付了事。

不要说简单的桌席，就是婚丧嫁娶做大寿的事儿，“二三十桌到上百桌，都没得问题！你怎么还信不过我？”不知是酒喝多了，心里积压久了还是肚皮里有火，刘三有当着老爹的面都能把话像大炮一样放，让村

还愿

□陈振昌

我是研究心理学的，研究了一辈子。王伍是个业余小说家，写了一辈子。

这些天，我发现老头子行为举止有些异常，翻箱倒柜，乐此不疲。

找什么啊，这么执着？

通常情况下，他不告诉我的事，我是不干涉的。我们俩都彼此尊重对方的自由。见他找得这么苦，我才不得不发问了。

一张旧照片。对了，你见过的……早说呗。我帮你找找看。

很快便找到了。这是一张老旧照片，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和10个娃娃的集体照。老王是其中的一个。背景有学校标志性的图案：五羊哺乳。

我问他找出来干什么用？他说，我想联系上他们。

我算服你了，情种（这是我给他起的绰号，叫了几十年了！）你们都老得没门牙了，人土的人土，坐轮椅的坐轮椅……就算健康健康的，又有谁关心这几十年再无联系的同学？况且还只是同上了小学一年级的同学。

会有有的。也许也有同学和我一样保存着这张照片呢。又或许，虽然不再存有这张照片了，但一见如故，知道自己是照片中的一个呢？

互联网时代，这也在线，还真难说。可发到朋友圈里两天过去了，没有信息反馈。又两天过去了，还没信息反馈。

我就揶揄他：别痴了，自个儿是情种，以为别人也是？

可揶揄过后，我还真希望他能梦想成真。他出生在广州，可在那儿读完小学一年级后，父亲病故，母亲带着他改嫁给了在南京的继父。这些一年级的老娃

“请问这里有‘蝉’吗？”

万绿湖的客家驿站中，阿秀正准备给客人泡茶，闻声抬头一看，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先生背着包走了进来。她与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老先生问的是什么“蝉”？

这时，壶里的水烧开了，阿秀便请他坐下先喝杯茶。老先生也不客气，连喝三杯后，冲阿秀竖起了大拇指，说：“好蝉，好蝉！”

至此，大家才明白他说的“蝉”其实是“茶”，不禁都笑了。

笑声让场面活跃起来，阿秀笑着说：“老先生，我们这里‘蝉’多着呢，您想找哪种呀？”

老先生也笑了，说：“这‘茶’和‘茬’一个音，刚才是我怕你们觉得我是来‘找茬’的，所以，特意把‘茶’念作了‘蝉’。”

“这‘蝉’和‘禅’还同音呢！”



竹石图(国画) □黄般若

您刚进门就问‘蝉’，倒像是得道高人在‘问禅’！”阿秀又笑。

老先生与大家聊天聊得有趣，便在驿站登记后住了下来。

当晚，春山夜静，绿野凝烟，柔美的万绿湖像一位刚刚落凡尘的仙子。茶语间，阿秀知道老先生姓黄，是个老茶农，来自海峡那边台湾省的日月潭。

“黄伯，您觉得日月潭美还是万绿湖美呀？”

“都美，都美！两处胜地，一样秀美。日月潭是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，万绿湖是我念了一辈子的地方……”接着，黄伯讲起了自己儿时的趣事。

小时候，黄伯经常看到父母在自家茶园里对着叶上的小绿叶蝉叹气，以为这是小害虫咬坏了茶叶，园里的茶才卖不上好价钱，

导致父母忧心忡忡的。为了报仇，趁父母不在，他伙同弟弟钻进茶园，把茶叶上的小绿叶蝉一只一只地捉下来，装在空瓶子里，用泥巴封了口，吊在屋檐下。不料，等父母回来，看到瓶中绿色的蝉尸，父亲气得七窍生烟，提着鞋把兄弟俩狠揍了一顿。

那一季，家里的茶没卖上好价钱，一家人啃了几个月的萝卜干。后来，才听母亲说，父亲对着小绿叶蝉叹气，是因为它们数量太少，咬的叶子不够多。看到儿子反倒把这些小蝉虫装进瓶子里闷死，他能不能生气吗？

母亲还告诉他，茶园里的茶叶是专供茶厂制蝉茶用的，被小绿叶蝉咬过的茶叶，在自愈时会产生特殊的物质。所以用这些残缺的茶叶制出来的茶，冲泡后会自带一种特别的蜜香，而没有被小绿叶蝉咬过的茶叶是卖不上好价钱的。

次年，黄家茶园丰产，父母开心地买了两只小绿叶蝉玉坠给兄弟俩戴上。

听完黄伯的故事，阿秀说：“黄伯，巧了，你们台湾有蝉茶，我们这里也有。”

黄伯点点头，说：“我就是念着这里的蝉茶才来的。我祖籍就在河源，跟台湾一衣带水的距离，小绿叶蝉却被分隔两地呀。”

“黄伯，您台湾的茶园还在吗？”

“在！我听说河源的茶业也很繁盛，所以，我就来了，一是来

“请问这里有‘蝉’吗？”

万绿湖的客家驿站中，阿秀正准备给客人泡茶，闻声抬头一看，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先生背着包走了进来。她与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老先生问的是什么“蝉”？

这时，壶里的水烧开了，阿秀便请他坐下先喝杯茶。老先生也不客气，连喝三杯后，冲阿秀竖起了大拇指，说：“好蝉，好蝉！”

至此，大家才明白他说的“蝉”其实是“茶”，不禁都笑了。

笑声让场面活跃起来，阿秀笑着说：“老先生，我们这里‘蝉’多着呢，您想找哪种呀？”

老先生也笑了，说：“这‘茶’和‘茬’一个音，刚才是我怕你们觉得我是来‘找茬’的，所以，特意把‘茶’念作了‘蝉’。”

“这‘蝉’和‘禅’还同音呢！”